

若花燃燃◎著

《禁书》终结版之

万劫

MYRIAD
DISASTER

 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《禁书》终结版之

万劫

若花燃燃◎著

MYRIAD
DISASTER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万劫 / 若花燃燃著. —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 2008.2

ISBN 978-7-80228-606-1

I. 万... II. 若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07193 号

万 劫

作 者: 若花燃燃

策划编辑: 钱 丽

责任编辑: 吕 晖 李 林

装帧设计: 80 零·小贾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(100037)

总编室: +86 10 6899 5424 6832 6679(传真)

发行部: +86 10 6899 5968 6899 8705(传真)

网 址: <http://www.nwp.cn> (中文)

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 (英文)

电子信箱: nwpcn@public.bta.net.cn

版权部电话: +86 10 6899 6306 frank@nwp.com.cn

印 刷: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

字 数: 220 千字 印 张: 14.5

版 次: 2008 年 2 月第 1 版 200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228-606-1

定 价: 24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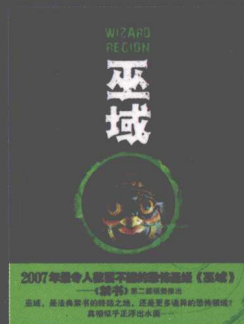
若花燃燃

这个网名源自杜甫绝句：江碧鸟逾白，
山青花欲燃。《诡念》出版时工作人员错将
若花燃燃当成笔名著在封面，于是这四个有
着灿烂气象的名字正式变成笔名。

燃燃，浙江台州人，性格既有风的洒脱
也有水的柔媚，从小说中不难窥得一二，大
气恢宏与诡异阴郁相得益彰。自2005年涉足
悬疑恐怖小说领域，《诡念》、《第七夜》、
《禁书》等一系列小说，凭出人意表的情节
架构、迷离诡异的气氛以及婉转如意的文笔
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。

其中，《禁书》的影视版权已售予唐德
国际传媒，将在近年搬上屏幕以飨读者。

MYRIAD
DISASTER



MYRIAD DISASTER

内容简介

南浦考察团在潞云山区全军覆没，救援队死亡过半，活着的人犹如二战期间向广岛投原子弹的那几个美国大兵。或闭口不提、或自杀、或精神错乱。

在网络高度发达的今天，南浦大学考察团的事情很快地宣扬开了，迅速地成为全国性的话题，有人声称考察团与救援队遭遇了吸血僵尸，全部变成了僵尸；有人说潞云山区是电影《狂蟒之灾》的真实演绎，所有的人都葬身蛇腹；也有人说考察团的队员们都失去了脑袋，脑袋被制成标本永远地存在一个叫“万头窟”的山洞……

真相究竟如何，无人能知。

而在此刻，一直神志不清的卢明华居然完全康复了……

策划编辑：钱 丽

责任编辑：吕 晖 李 林

装帧设计：80·90·小贾

楔言 · 1

第一章 · 成劫之一 · 3

· 第二章 · 成劫之二 · 17

第三章 · 成劫之三 · 33

第四章 · 住劫之一 · 45

第五章 · 住劫之二 · 61

第六章 · 住劫之三 · 75

第七章 · 住劫之四 · 91

目录
CONTENTS

第八章 · 坏劫之一 · 107

第九章 · 坏劫之二 · 127

第十章 · 坏劫之三 · 143

第十一章 · 空劫之一 · 163

第十二章 · 空劫之二 · 183

第十三章 · 空劫之三 · 197

第十四章 · 空劫之四 · 211

结局 · 224

有些事情，高层是不愿意大肆宣扬甚至是刻意隐匿的，比如说南浦大学考察团进入山区失踪，漭云地方驻军派出的救援队也只有五人生还，且这五个人不是身负重伤，便是精神失常。

但有些事情也是注定会引得民间舆论哗然的，比如说南浦大学考察团以及救援队在漭云山区发生的系列事情。虽然新闻媒体没有报道过这些事情，但是南浦大学人文学院在国内外是颇有知名度的，而且考察团进入漭云深山寻找湮没的曼西族也是学院里的一件大事，所以考察团七个成员从此没有返回学校，如何能隐瞒得了学生们洞若烛火的双眼呢？

高层越是对此事讳莫如深，民间越是对此事诸多猜测。世界上本来就没有不漏风的墙，所以人文学院的学生们还是迂回地知道了模糊的结果：南浦考察团在漭云山区全军覆没，救援队死亡过半，活着的人犹如二战期间向广岛投原子弹的那几个美国大兵，或闭口不提、或自杀、或精神错乱。

在网络高度发达的今天，南浦大学考察团的事情很快地宣扬开了，迅速地成为全国性的话题，而且越传越诡异，越传越离谱，越传越邪门。不说街头巷尾的议论版本，光是互联网上就有十几个版本。

有人声称考察团与救援队遭遇了吸血僵



尸，全部变成了僵尸；有人说潞云山区是电影《狂蟒之灾》的真实演绎，所有的人都葬身蛇腹；也有人说考察团的队员们都失去了脑袋，脑袋被制成标本永远地存放在一个叫万头窟的山洞……

真相究竟如何，无人能知。

一着棋盤聚聚里年，人一來不曉帶素虫土謝莊見只，齊一夫回敵敵治
。謝莊劍斷，面而善善與謝莊舞武，來強不曉知一，土謝莊料卦。西水个
的落麻良一，慈丈的卷六五十二个一不齊口謝莊，去長善與
“一卦”，經大由一，習謝莊謝莊一謝莊，謝莊謝莊，謝莊

第一章

成劫之一

MYRIAD
DISASTER

①



无数个黑夜我沉沦梦境，梦中我变成一只蝙蝠，扑向一张张惊慌的脸……而后我大汗淋漓地醒来，看着窗外的冰冷月色，慢慢平静呼吸，找回自己的意识。我不是蝙蝠，我是警察徐海城。

（摘自《刑警日记》）

幽暗的隧道，两盏昏黄的灯徐徐而来，冷嗖嗖的风伴随着地铁的行进扑了过来，吹得站台上的徐海城微微眯起眼睛，额角的头发也根根直立，露出一个圆形的疤痕。疤痕还很新，灰白色，与他本来黝黑的肌肤形成鲜明的对比。这个疤痕是半年前在瀟云群山间寻找南浦大学考察团时留下的，当然，那一次追索真相之行，带给他的远远不只是这个。他身上还有三个弹孔，而他的心也洞开一个窟窿，也许一生都没有办法修补。

地铁停稳，车厢里的人往外涌，站台上的人往里涌，都是行色匆匆。时值秋末冬初，大部人都穿着深色的衣服，摩肩接踵间，脸容黯淡，表情木然，极似电影里的某些阴冷镜头。

忽然，身后传来一阵骚动。

徐海城回头一看，只见扶梯上连滚带爬下来一人，手里紧紧地抱着一个东西。他摔到地上，一时爬不起来，先转过脑袋看着后面，满脸惊慌。

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，楼梯口奔下一个二十五六岁的女孩，一身利落的打扮，扎着马尾辫，动作矫健。她一边脚步蹬蹬，一边大喊：“站住。”

众人很是惊诧，反而加快脚步往车厢里挤，生怕惹上不必要的麻烦。

徐海城被人流半推进车厢，眼睛却还定格在楼梯旁，他认得这个女孩，叫潘小璐，是同一警校的师妹，半年前调到市局刑侦大队，是他的下属。他伤重住院这段时间，她曾随其他同事来看过他。

那人连滚带爬地往车厢里赶，终于在车门关闭之前冲进了车厢。而潘小璐被堪堪地挡在外面，她恼怒地拍打着车门，无计可施中，眼睛扫到徐海城，忽地一亮，直直地盯着他。

徐海城冲她微微点头，她会意，眼睛更亮。

地铁启动了，铁轨摩擦发出咝咝的声响。潘小璐的身影被抛在后面。

徐海城不动声色地打量着那个人，他站在车厢的另一扇门那里，背抵车门，扭头看着窗外，直到潘小璐的身影消失不见才长吁一口气。

他看起来很年轻，大概也就二十三四岁，身材瘦小，头发微长遮住整个额头，眼睛藏在头发下，转动时露出一种小心翼翼的警惕神色。看清楚他的长相，徐海城有点吃惊，这个人他认得，叫许三，是个惯偷，与徐海城还颇有点渊源。

许三自然姓许，因为是个惯偷，俗称三只手，于是大家就叫他许三，真名反而被人遗忘了。他父母早亡，与奶奶相依为命长大，奶奶极为宠爱他，因此养成他好吃懒做的习性。他上初中的时候，奶奶过世，他便辍学了，自此跟着一群地痞小流氓混，渐渐走上小偷小摸的路。

许三是南浦市郊区桐园人，徐海城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桐园派出所做基层刑警。有一次在许三偷窃的时候逮住了他，看他年幼，只是训诫了几句，就放了他。知道他的家境，还特别托人给他找了一份餐馆服务生的工作。许三也曾安分过一阵子，但是他毕竟玩惯了，餐馆的工作又累，没多久，他就不辞而别，跑到市里当小偷。

后来徐海城调到城南分局做基层刑警，在一次清扫工作中又将他逮住。

此刻的许三已彻底变成惯偷，徐海城的问话他都嬉皮笑脸地回答，不复第一次的面红耳赤。那阵子徐海城经常在街头看到他东张西望，总忍不住过去教训几句，许三不恼也不躲，总是笑嘻嘻地说，徐警官，我知道了。

他虽说知道了，却已经无心也无力改过。

徐海城也只好随他去了，只是每当看到他时，总忍不住想起当年他两眼耷拉脸涨得通红的模样，心里也就存着一份怜惜。还好许三胆子小，从



来都是小偷小摸，到现在也只是被拘留过几次。

不知道这次因为什么被潘小璐紧追不舍？

多半是跟他手里的木盒有关吧，徐海城心里猜测着。

这个木盒呈长方形，高度与长度相仿，大约为十二寸，宽度大约十寸，边角雕着细碎的花纹。盒子所用木材色泽深峻，纹理细腻，透出盎然古意。徐海城虽然不懂木材，也不识古物，但这木盒一看就知道品质非同寻常。许三的家底他是了解的，出身贫寒，平时也是以小偷小摸为生，手无余钱，这木盒如何看也与他格格不入，应该是他从别人那儿偷来的。

或许是刚才那幕追捕给乘客留下深刻的印象，所以尽管车厢里人不少，许三身边却空出一圈，有些乘客还特意挤过人群以便远离。

许三显然意识到周边的骚动是因为自己，面色阴沉地低下头，额前的头发自然滑落遮住眼睛，乍看好像是他心虚了。但徐海城清楚许三的脸皮早已修炼得刀枪不入，这种故作姿态不过是为了消除他人的戒心，而他的目光正透过头发的缝隙密切留意着周边的动静，稍有风吹草动就会逃之夭夭。

地铁哐里哐啷地前进，车厢里显得分外安静。

徐海城竖起衣领遮住大半张脸，背对着许三，通过玻璃窗内的影子监视着他。许三是认得他的，所以要在不让他察觉的情况下靠近，才能一下子抓住他。否则以他的滑溜，徐海城也没有十足把握能逮住他。

果然，当徐海城连移几步，许三的目光立刻锁住他的背影。徐海城从玻璃窗的折射里看到这一幕，佯作不知，又移了一步，然后才停下，低着头不让玻璃窗映出自己的脸。许三看不到他的脸容，但以一个惯偷的本能嗅到危险的气息，毫不犹豫地朝另一节车厢挤去。

他猝然而动，等徐海城反应过来，两人已隔着一段距离。眼看地铁正在进站减速，徐海城顾不得会惊扰其他乘客，大喊一声：“站住。”这一

声犹如催命号角，许三走得更快，手里紧紧抱着木盒，猫着身子钻进人群，滑如泥鳅。

徐海城紧追不舍，可是他生得高大，不可能如许三这般钻来钻去，眼看着距离反而更远，心里十分着急。

幸好乘客从刚开始的惊愕里回过神来，一看徐海城与许三的打扮气质，心里就了计较，纷纷给徐海城让道。

至于许三，虽然没有人明目张胆挡着他的路，但是打横里却伸出不少脚使绊，倏忽伸出，倏忽缩回。许三被绊个正着，一个趔趄，摇摇晃晃眼看就要摔倒。这么一迟滞，徐海城追了上来，一脚踢在他腿弯。许三再也站不稳，“扑通”一声跪下，还不忘回头恶狠狠地瞪一眼，等看清楚是徐海城，凶恶之色顿时荡然无存。

地铁正好停稳，徐海城一把揪住许三的领子扯着他走出车厢，许三十分配合，不挣扎不叫嚷，反而勾着徐海城的肩膀，乍看之下，还以为两人感情好呢。

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骚动，两人找个僻静的角落站着。许三也不是初次与徐海城打交道，所以脸上也没有多少惊慌，反而嬉皮笑脸地说：

“徐大队长，好久没见了，听说你高升了？”

徐海城不理他的搭讪，看着他手里的盒子问：“这个盒子是哪里来的？”

“徐大队长，这还用得着问吗？”

“大半年不见，你还是一点没长进。”徐海城其实对他也没有多少恶感，话语里反而有种怒其不争的味道。

许三嘻嘻笑着，说：“那要徐队长你提拔一二。”

徐海城无奈地摇头，知道他丝毫不以为耻，在犯罪这条道上已泥足深陷，将来也只会越滑越深。“盒子里是什么东西？”

“还没来得及打开呢？要不现在打开看看。”许三说罢，佯装去揭那

盒子。

徐海城知道他是说笑，只是瞪他一眼，“你都不知道里面装着什么，还偷？”

“徐队长，要说看东西的眼光，你可真不如我呀，光这个盒子也值不少钱呢。”

“从哪里偷来的？”

许三噤哩吧啦地说：“刚才在火车站，看到一对土老冒父女，那老头怀里抱着这个盒子，一副紧张的样子，我就趁他上厕所时，拿过来看看里面有啥东西。我只是好奇，看完会还回去的，真的……”许三怕徐海城不信，说得信誓旦旦。

徐海城见惯他的睁眼说瞎话，鼻子轻哼一声表示不屑。

许三也不以为然，继续说：“谁知道碰到热心的女警察，真倒霉。”

“盒子里要是个贵重东西，你就完蛋了。”

许三露出愁苦之色，说：“徐大队长，我们也不是第一次打交道了，要不给个面子，这盒子给你，你放我一马吧，许三一定记着你的大恩大德。”

徐海城微哂，“你跟我讨价还价？”

许三黯然片刻，忽然去揭盒盖子。

徐海城低喝一声：“你干吗？”边说边伸手阻止。

许三后退一步，避开他的手，说：“看一下是什么东西，死也要死个明白。”说话间，不知道手触及哪里，听到一声机括弹动的轻响，盒盖启开一缝。许三低头一看，浑身一震，手再也拿不稳盒子。

徐海城连忙伸手一抄，稳稳地接住盒子，又听机括响动，盒盖闭合了。看到许三呆若木鸡，心里一动，“盒子里装着什么？”

“盒子里，盒子里……”许三还没有从震惊里缓过劲来，呆板地重复着。

徐海城皱眉，低喝一声：“到底是什么？”

许三终于回过神来了，呆板的神色被难以置信代替，说：“盒子里是……不可能，怎么可能……一定是我看错了，一定是我看错了……”

徐海城听他唠叨个没完，就是不说盒子里装着什么，想来盒子装的东西肯定是匪夷所思的，否则也不会让许三这个见多识广的惯偷震惊成这个样子。不知不觉中，好奇心像杂草般疯长，他端详着手中的木盒。近看更能看出盒子的精致，盒盖与盒体楔合十分完美，如不细看，还以为是木质的细纹。他试着用三分力揭盒盖，纹丝不动，再加大力度，依然不动。想到刚才听到的机括声响，看来这个盒子另有开关控制开合。盒子唯一比较有特色的就是周边的细碎花纹，不知道开关是否藏在此中。

徐海城正打算顺着花纹摸索寻找开关，忽然听到身边的许三犹有余悸地说：“是眼睛，活的。”

眼睛，活的？

徐海城愣了愣，片刻失笑，说：“好你个许三，说起谎来眼都不眨呀。”

许三用古怪的眼神看着他，正准备说话，忽然听到一个清脆响亮的声音：“徐队。”两人一起偏头，看到潘小璐走过来。她身后跟着两个人，一老一少，一男一女，衣着打扮十分土气，看来就是许三嘴巴里的土老冒父女。

徐海城将木盒递给她，又将失魂落魄的许三推到她面前，说：“全交给你了。”

潘小璐转手将木盒递给老土冒，伸手一把抓着许三的衣领，她只比许三略高，抓着衣领感觉有些怪怪的，于是严厉地说：“我就不铐着你了，你老实点。”

许三慌不迭地点头。

潘小璐满意地松手，转眸看着徐海城，说：“徐队，谢谢。”

“不用。”徐海城摆摆手，往刚刚停稳的地铁走去。经过土老冒身侧时，看他紧紧地抱着木盒，就像抱着自己的生命一样，难怪许三生觊觎之心。对方忽地抬起头，迎着他的视线。

好特别的一双眼睛，像玻璃，似乎在哪里见过。

一念至此，徐海城不免看多几眼，可是那土老冒已经低下头。徐海城看地铁快开了，便不再逗留，一个箭步走进车厢。地铁门合拢，启动，将潘小璐四人抛在身后。

寻个位置坐下，对面的移动电视上正有一排字定格：距离曼西文化节还有九天。

十秒后，这排字一闪而没，取而代之的是缤纷的画面，诡谲的傩面具，千年古墓的七星拱月平面图，古墓门口的迎宾偶人，第七墓室的星空图……在如泣如诉的背景音乐声里，一幅幅阴霾诡吊的画面闪过，叫人不由自主地呼吸一窒。

不由自主地想起方离，徐海城微微出神，差点坐过了站。下车，走出地铁站。还不到五点，天色已半黑，风吹动着街道两边的法国梧桐，落叶纷纷，一派萧瑟的景象。穿过一条寂冷的街道，走进一个大院，院门口挂着一块“南浦市心理康复中心”的牌子。

院里有人正匆匆出来，看到徐海城惊咦一声，问：“徐队长？”

徐海城顿住脚看他，中等个子，穿着黑色短大衣，戴着眼镜，十分斯文的样子。“你是？”

“我是濬云市人民医院精神病分部的朴真华医生。”见徐海城依然一脸迷惑，朴医生赶紧补充了一句，“我是卢明华的主治医生，我们去年见过面的。”

“哦，是你，你好。”徐海城伸出手。“卢明华”三字终于让他想起，去年因为钟东桥的案子，他与小张到濬云市人民医院精神病分部看望

卢明华，与这位朴真华医生深入交谈过。

朴医生伸手与他相握，迟疑一下，说：“你知不知道，卢明华她康复了，完全康复了。”

徐海城惊讶地睁大眼睛，脑海里立刻闪过一双没有指甲指头秃圆的手，还有整墙的小洞，病成这样子还能康复？片刻，才察觉出朴医生非同寻常的口气，卢明华康复了，作为她的主治医生却没有半点喜悦，特别是最后一句话，“完全康复了”，传递出很复杂的情绪，除了难以置信，隐隐还有害怕。

微微思量，徐海城说：“她康复了，是好事呀。”虽然卢明华心术不正，曾陷害钟东桥令他受牢狱之灾，但她正值青春韶华就精神失常，且一疯七八年，足以抵销她所犯下的罪愆。

朴医生嗫嚅道：“按理说……是好事，只是，只是……事情有点古怪。”

“怎么古怪了？”徐海城被勾起了好奇心，又看外面风大，不是谈话的地方，“走吧，我们进去说。”朴医生点点头，随他一起走进南浦市心理康复中心的办公楼。

办公楼已有十几年楼龄，墙角壁檐处处都有岁月痕迹，地砖被磨得又滑又亮，辨不清本来的颜色，走道里光线幽浮，给人一种错觉，仿佛墙角都藏着冷嗖嗖的风，随时会冒出来。走道里放着一些长椅，是供病人的家属等候时坐的。两人寻到一个无风的角落坐着，朴医生清清嗓子，将卢明华的康复始末娓娓道来。

那天晚上九点钟之前，卢明华还像过去七年那样浑浑噩噩，不是用手指在墙壁上抠洞，就是对着满墙的洞喃喃低语。一句话概括，那晚九点之前，她都是个“表现正常”的精神病人。如往常一样。九点正，护士拿安神助眠的药物给她，她服完后就睡下了。

